



## 跨越山海的邂逅

“有的时候不仅是在我们在陪伴他们，他们也在鼓舞着我们。”骆一铭说。在他看来，陪伴成长计划项目最理想的状态，不是志愿者单向输出知识，也不完全是分数的提高、排名的进步。“在陪伴交流的基础上，志愿者和学生能结成很好的朋友把友谊延续下去，这是我心中最理想的成果。”

2023年夏天的一个晚自习，永平一中高269班的李琼锋写着作业。忽然，班主任推门而入宣布：从明天起，课程暂停，将由复旦的学长学姐来授课。

话音刚落，教室瞬间炸开了锅。

李琼锋脸上稍显惊讶，又很快恢复了平静——一个月前的线上交流中，未来信息创新学院2022级本科生、陪伴成长计划第七、八届志愿者胡家鸣告诉他，自己将来永平一中。

2019年，腾飞书院和永平一中开展“书院-永平陪伴成长计划”（以下简称陪伴成长计划），作为“复旦·永平振兴班”（以下简称振兴班）建设的一部分。同年9月，第一批志愿者在线上与永平一中振兴班的学生们正式见面。自此，小小的屏幕跨越山海，成了连接大学生与高中生的窗口。

### 抵达

滇西小城永平县，静静地夹在博南山与云台山之间。层峦叠嶂自四周相拥而来，将这座小城拢进一片温润的谷地。无论从哪个方向望去，目光所到处，尽是连绵不绝的山峦。古老的博南古道穿城而过，蜿蜒向西。永平一中就位于博南古道经过的西山脚下。

2019年，李琼锋在永平一中初中部念书时，第一届振兴班招生。也是在那时，“复旦”这个词被老师们提起：假期里有来自复旦的“老师”带来别开生面的课程。后来李琼锋才知道，他们是来自复旦的志愿者。

升入高中，李琼锋在屏幕那端见到了这些“老师”。他还记得第一次参与陪伴成长计划线上交流的情形。志愿者们和振兴班的同学们聊起了大学生的日常——大学不止有一个食堂，没课的早上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……屏幕这边的李琼锋听得入了迷。

与传统的支教项目不同，陪伴成长计划希望能够在两地学生之间建立持久的联结。学期中，每两名志愿者与七至十名振兴班的学生组成小组，通过微信或者qq群保持联络，聚焦高考知识点讲解与学习方法分享，辅以介绍其他内容。

第一期陪伴成长计划将交流频率设定为一周一次。2023年秋季，逐渐变为两周一次、三周一

次。

2023年7月13日，未来信息创新学院2022级研究生骆一铭来到学校。眼前的群山，依然是在平原长大的他从未见过的模样。

因为年岁相仿，骆一铭很快就和学生们打成了一片。在操场上，同学们拉着他和其他志愿者给一名学生过起了生日。大家围坐成一圈，有同学弹着吉他唱起歌，有同学随着歌声起舞。他也没有想到，线上羞涩到不敢打开摄像头的这群学生，会在课间把志愿者们团团围住，问出五花八门的问题。

### 寻找解法

当地很多农村家庭期盼“知识改变命运”。

李琼锋知道，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，但没有其他特长的他只好将更多精力投入在学习本身。

在先前的线上交流中，胡家鸣感受到，当地学生对学习“又爱又恨”。对他们来说，学习是走向外界最主要的方式，但高中相对枯燥的课业又常常会让他们怀疑自己的努力是否值得。

因此，线上交流时，胡家鸣以介绍题目解法为主。线下时，他为振兴班的同学准备了一堂职业规划课，将高考选科和未来职业规划结合，详细介绍了不同专业的发展方向，希望能让学生们看见未来的多种可能。讲台下，有学生认真记笔记，也有学生皱着眉头，一脸似懂非懂。显然，有些名词对他们来说还很陌生。

为了解决结对学生们的共性问题，从第九期陪伴成长计划开始，每个学期，志愿者们会面向全校高一高二两个年级的振兴班开展一次“年级大课”，主题由志愿者和永平一中老师商定，高一侧重选科与生涯规划，高二则聚焦心态调整与复习策略。

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2023级本科生严驿涵是第十期陪伴成长计划的志愿者，也是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陪伴成长计划的学生负责人。她记得在第一次年级大课时，原定两小时的交流，因为学生们接连不断提问，延长了将近四十分钟。

大多数的振兴班学生难以察觉那些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但班主任马黎波发现：“以前的学生报志愿时，只盯着云南省内的大学。而现在，振兴班学生从志愿者口中了解到更多外省的学校和专业，选择去外省的人越来越多了。”

### 在陪伴中成长

2024年，李琼锋通过国家专项计划，成为永平县第一位考入复旦大学的学生，就读于预防医学专业。

进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，李琼锋加入陪伴成长计划，和另一位志愿者负责高303班7名同学的配对。他给同学们分享解题技巧，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，希望能将自己的方法和经验继续传递下

去。

永平一中301班学生肖明美是李琼锋负责结对的一名学生。在她看来，从永平走向山外的李琼锋是老师，也是学长。再加上两人性格有些类似，这让她在听李琼锋分享时格外认真。

之前，肖明美更习惯于将任务拖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动笔。在李琼锋的建议下，她开始提前主动背诵知识点，“先把知识点解决掉一些，就多理解了一点知识，后面就少了一个负担，就不会感觉那么累了”。从被动到主动，一段时间实践下来，肖明美觉得学习确实变得轻松了一些。

考上复旦后，李琼锋的故事在永平一中的师生间流传。但鲜有人知道，旁人眼中“心态稳定”的学霸也有过一段艰难的时期。

初中毕业时，李琼锋没有选择外地综合实力更强的高中，留在了永平一中。进入高中后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内向的性格让他在“慢热”过程中感到了一丝孤单。接近半个学期的时间里李琼锋都沉浸在略显消极的情绪中，成绩起伏不定。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的他不知道如何应对。

最无助的时候，他想起线上交流时志愿者曾分享过人际交往和压力缓解话题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他点开结对志愿者的QQ头像，向她倾诉自己的困扰。

志愿者很快回复了他，并分享了自己经历类似遭遇时的心情和走出来的方法。“如果只是困扰你，那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不卑不亢、淡然相对；如果是遭受严重的过分伤害，请你不要担心犹豫，去求助任何可以帮得到你的人，保护好自己。”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李琼锋主动尝试在人际关系上“脱敏”，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节奏。后来，他作为志愿者结对的学生里，也有人正经历着相似的困境。于是，他把鼓励与建议写进信里，寄回母校，希望能帮他们解决现实问题。

在大学里，李琼锋开始尝试学习之外的可能性：参与了院系团委部门，也保持着爱运动的习惯。不上课的日子，会走出校园游览，更好地了解上海这座城市。“现在想想读书确实不是唯一出路，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喜欢的路上闪闪发光。”

严驿涵观察到，有相当一部分志愿者选择留下，将这份陪伴长久地传递下去。在第七期陪伴成长计划项目结束后，96名志愿者中有34人继续参与第八期，与结对学生们携手走过一年甚至更长的时光。

如今严驿涵的微信通讯录里，还保存着十几名线下交流时加上好友的永平同学的联系方式，不定时在朋友圈评论互动。“情感不会因为不常联系而变淡。”严驿涵说。

叶宣驿（新闻学院2023级本科生）

## 在数学与魔方的世界里

我在复旦这四年收获颇丰：多门核心课程获A+，获国家奖学金及多项数学竞赛荣誉。曾任魔方社社长，筹办三次市级魔方公开赛，牵头发起上海高校魔方联赛。长期参与“太阳花”公益项目，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展魔方教学。

我对数学的兴趣，始于初中时期一位好老师的引导。从那时起，我意识到了自己在数学上的天赋，也因此走上数学竞赛之路，一路坚持至今。

进入复旦数学英才班后，我并未急于锁定研究方向，而是通过广泛的课程学习，不断探索与自我定位。大一暑假，主动自学了作为代数几何基础的交换代数，可真正深入课堂后，我做出了一个关键判断：学得还可以，考试成绩也凑合，但明显感觉到，在代数方面的天赋远不如分析和几何。

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，源于对自身能力的理性审视。分析类课程中总能屡获佳绩，代数课程中仅能维持中上游，于是果断转向偏微分方程领域。学校有很多优秀的老师，我能在他们的指导下稳步前行。在与老师的交流中，逐渐领会“用偏微分方程工具解决几何问题”的理念，最终将几何分析确定为自己未来深耕的方向。

很多门槛其实很简单，关键看基本功扎不扎实。很多时候，只要能看懂问题在说什么，就可以动手去做。很多知识，都是在实践中慢慢学会的。

但这一切在我眼中，并非天赋使然，而是比较拼命的结果。

最难忘的是大一时修读数学分析课。这个课难度相当考验

人，光是每周写作业，就要花上二三十个小时。那段时间，我靠着强烈的兴趣和信念咬牙坚持下来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一定要把这门课学好。

我的自习方式通常是找一个空教室，用黑板把刚学的内容一遍遍重写、再讲给自己听。常常学至深夜，仍在空教室的黑板上反复推演。这种“自教自学”的方法，不仅让思路更加清晰，也让对知识的理解远超课堂要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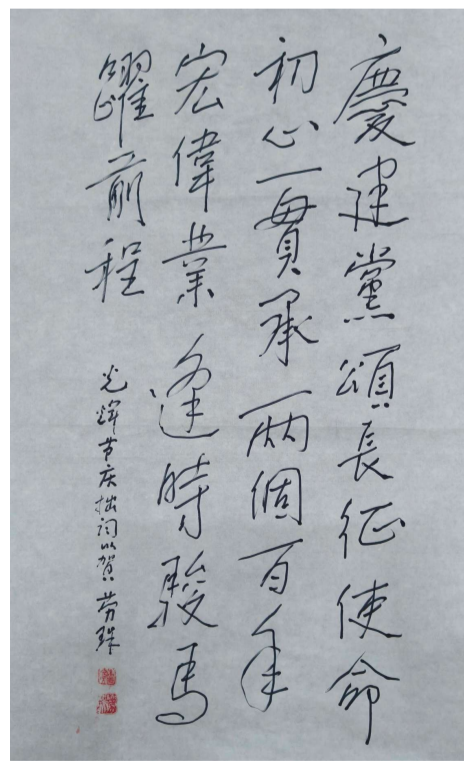
步入高年级，真正的科研考验接踵而至。博士生导师交给我几篇基础论文，其中涉及诸如“指标定理”等课堂未曾讲授的内容。这些东西得自己啃，要自己找书、对照论文，判断哪些必须掌握、哪些可以略读，大致弄懂原理，才算过关。

大二学年，魔方社面临骨干流失、日常活动难以开展、运营资源紧张等诸多难题。而彼时正值学业任务繁重的阶段，但身为社团骨干，我不能置身事外。我从小就玩魔方，对它很热爱。更重要的是，不想让一个有着十几年历史的社团慢慢走向沉寂。我主动接下了社长一职。

在稳住社团日常运营之后，我逐步完善社团招新与物资经费相关事宜。2024年秋季招新，魔方社吸纳50余名新成员，甚至招募到全国冠军级别的选手。2024年底，我带领团队在学校举办了首次市级魔方公开赛，广受好评。以往各个高校魔方社团之间交流较少，我联动友校发起“上海高校魔方联赛”，希望借着这次赛事，团结上海高校的魔方爱好者，唤醒大家的热爱与活力。

贾若桐（数学科学学院2022级本科生）

### 光影书画



朱元寅（100岁离休干部）